

近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无疑是 DeepSeek: 短视频普及它如何降本增效达到国际一流; 新闻报道它如何在欧美应用商店霸榜; 公众号用它写新年祝福赠一波流量; 连我妈拜年都跟姐妹们聊到了。网上让 Deepseek 仿照《出师表》《哀江南赋》写命题作文的帖子越来越多, 不少都堪称惊艳。

AI 时代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 既然 AI 写得又快又好还能自我迭代, 写作还有必要吗?

2001 年, 东野圭吾写了一篇讽刺小说《超·读书机器人事件》。某知名书评家眼看又拖到截稿日仍没来得及看完新书, 这时有上门推销所谓“高能读书机”。在机器内丢入一本书, 十分钟后就输出了一份完美的梗概。机器还能自动撰写书评, 并且有“尖锐刻薄”、“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诚实耿直”等选项。书评家大喜过望, 买下这个机器交差。之后的日子里, 越来越多书评家开始借用阅读机代写书评, 甚至参与推理小说评奖。研发公司又推出了面向推理小说作者的写作机。故事的最后, 公司已经在开发面向读者的“阅读心得撰写机”了。

东野圭吾只是想借这个荒诞的设定讽刺书评与读者圈不读书的现象, 并非有什么科幻的兴趣。而 20 多年后, 已不少人怀疑 AI 的阅读与写作能力。硅谷投资家 Paul Graham 写了一篇短文《写作者与无力写作者》探讨这一现象。不同于东野的黑色幽默, Graham 的笔触更为严肃悲观, 或许是因为他所刻画的不是小说, 而是正在飞速迭代中的现实。

Graham 认为, AI 的展

展将最终完全替代所谓的“中等水平写作”。随着写作这项普遍技能的退化, 人类将分化为极少部分专业写作者与完全依赖 AI 生成内容的大众。技能退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少见, 比如大部分工业社会已经不需要铁匠。然

也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在撰写时, 可以考虑前后文的呼应关系, 如何铺陈、起承转合, 但口语的即时性不允许人们这样思考。口语与写作的关系, 有点像钢笔与毛笔。钢笔少了毛笔提按粗细这一维度, 口语也少了写作组织非线性结构的维度。

但表达总是胜过沉默。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或者一个善于口头交流的人, 你很难说这是一种缺点。写作只是一种能承载更复杂思考的表达方式。好作家拥有一条能“言人之所欲言”的舌头。徐文长就是如此。据说汤显祖看过《四声猿》感慨: “安得致文长而生拔其舌!” 拔舌本不算什么好词, 汤显祖这里贬义褒用, 意指其嫉妒徐渭舌灿莲花的才华, 恨不能生拔其舌。

在自媒体时代, 这样的“好舌头”也不少见。早在 AI 出现之前, 就流行形形色色的“嘴替”, 或者“三分钟读完 xxx 系列”, 不想“花时间”、懒得“动脑子”对相当一部分受众是刚需。AI 不过是放大而非重塑了这一点。然而嘴替走向极端, 变成了“言人之所欲言”。受众看似接受了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输入, 不如说是信息茧房中一遍遍地自我复制。自媒体并没有让沉默者发声, 而是塑造出了一种发声的沉默。这沉默太过嘈杂, 让人无暇思考他到底说了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 拔舌一词又回归了其本意。佛教中第一层地狱就叫拔舌

春, 立在路口, 温和地与冬握手, 挥别。随后, 转过身, 取出魔法棒, 向冰封的土地, 向柳树, 向梅枝, 向广阔的田野, 向风所经之处, 扬了扬手。绿, 从各个角落, 探出头来, 儿童般手牵着手, 争先恐后, 连成一片。大千世界, 冬去春来。万物滋长, 苦尽甘来。

也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在撰写时, 可以考虑前后文的呼应关系, 如何铺陈、起承转合, 但口语的即时性不允许人们这样思考。口语与写作的关系, 有点像钢笔与毛笔。钢笔少了毛笔提按粗细这一维度, 口语也少了写作组织非线性结构的维度。

但表达总是胜过沉默。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或者一个善于口头交流的人, 你很难说这是一种缺点。写作只是一种能承载更复杂思考的表达方式。好作家拥有一条能“言人之所欲言”的舌头。徐文长就是如此。据说汤显祖看过《四声猿》感慨: “安得致文长而生拔其舌!” 拔舌本不算什么好词, 汤显祖这里贬义褒用, 意指其嫉妒徐渭舌灿莲花的才华, 恨不能生拔其舌。

在自媒体时代, 这样的“好舌头”也不少见。早在 AI 出现之前, 就流行形形色色的“嘴替”, 或者“三分钟读完 xxx 系列”, 不想“花时间”、懒得“动脑子”对相当一部分受众是刚需。AI 不过是放大而非重塑了这一点。然而嘴替走向极端, 变成了“言人之所欲言”。受众看似接受了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输入, 不如说是信息茧房中一遍遍地自我复制。自媒体并没有让沉默者发声, 而是塑造出了一种发声的沉默。这沉默太过嘈杂, 让人无暇思考他到底说了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 拔舌一词又回归了其本意。佛教中第一层地狱就叫拔舌

千里生春来



黄河女儿湾 侯伟荣 摄

大年三十的午后, 总是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氛围——家的温暖与节日的喧嚣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幅温馨而又热闹的画卷。今年也不例外, 我在外婆家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 舅舅提议说, 不如开车去附近刚开发的金山景区走走, 看看家乡的新风景。小姨和大姨纷纷赞同, 于是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金山。然而, 抵达景区却发现大门紧闭, 写着“春节期间闭馆维护”。舅舅很快调整了计划, 说不如就近找家小吃店, 品尝一下家乡的味道, 也算不虚此行。

驱车行驶在熟悉的街道上, 不久, 一家名为

“老李家炒粉店”的小店映入眼帘。这家店虽不起眼, 却承载着我许多难忘的回忆。上一次来这里, 是在外公葬礼结束后的清晨, 那时的我正准备返回上海工作, 心中满是离别的愁绪。一碗热腾腾的炒粉, 成了我踏上归途前的一丝慰藉。

那个清晨, 天色微亮, 空气中还带着一丝寒意。我坐在店里, 手里捧着一碗刚出锅的炒粉, 热气腾腾的粉条裹着酱汁, 香气扑鼻。那是我

至有种错觉, 仿佛故乡在挽留我, 不想让我离开。

此时, 店内已显得空荡荡的, 老板正忙着收拾锅碗, 准备打烊。环顾四周, 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老板, 还有炒粉吗?” 我满怀期待地问道。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 笑容中带着

## 年味·炒粉缘

邹海

几分歉意: “都快过年了, 已经卖完了。”正要转身离开, 老板却又开口了: “大过年的, 不能说没有。这样吧, 看你们也是远道而来, 我这就给你们现做一份, 不过材料可能没那么齐

“独揽梅花扫腊雪”, 一句好诗, 境界清雅, 格调隽永。天地之间, 独自一人, 于揽梅扫雪之际倾听天籁。朵朵梅花, 片片雪花, 都是凛冽寒风中跳动的音符。

有人以此为上联, 给它对了一句下联曰“细观山势舞流溪”, 也是很有一番诗情画意的。

诗情画意中, 这副浑然天成的对联又暗藏玄机。

“细观山势舞流溪”, 若用浙江方言读来, 与“1234567”极为相似; 而“独揽梅花扫腊雪”, 则是由简谱的音阶“哆来咪发梭拉西”变化而来。

将“哆来咪发梭拉西”这七个字的谐音化作一句意蕴生动的诗, 自然而不着痕迹, 岂不妙哉!

追根溯源, 这个十分有趣的“发明”, 出自著名音乐教育家沈心工之手。

沈心工, 1870 年生, 上海人, 原名沈庆鸿, 字叔逵, “心工”是他创作歌曲时的署名。沈心工 20 岁时考中秀才, 1896 年受“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考入南洋公学师范班。南洋公学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 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

地狱, 关押的是“挑拨离间, 诽谤害人, 油嘴滑舌, 巧言相辩, 说谎骗人”之辈。“嘴替”受众虽未参与上述行径, 却也失去了自主发声的能力与意愿——犹如拔舌之苦。网络时代的人们, 线下交流减少, 又习惯于“沉默输入”, 如 AI 再省掉为数不多不得不输出的机会, 写作与思考的退化也就不避免了。

说了这么多, 写作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问题就斥却忘了要干吗。最近愈发感到要把手头的事依次处理, 清理一下大脑缓存。写作不仅能把一闪而过的念头捕捉下来, 以免遗忘, 也能为自己建造一个回忆的空间, 在彼时彼刻与当下的自己对话。我的公众号欢迎词是“阅读与写作, 可以缓解孤独”。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流感高发的季节, 体弱易感的老年人的健康防护显得尤为重要。前不久, 一位朋友参加了退休人员的聚会。这本应是个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然而, 几张餐桌上不时传来的咳嗽声此起彼伏, 显然这些与会者正遭受上呼吸道感染困扰。朋友在乘坐公共交通时全程佩戴口罩, 做好了基本的防护措施, 但在聚餐时无法避免近距离接触。面对阵阵咳嗽声, 心中难免生出几分担忧。不巧的是, 聚会结束后几天, 他就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经过检测, 确认感染了甲流。

由此想到, 如果那些知道自己已患上流感等传染病的人, 能自觉避免参加这样的人员聚集活动, 或许就能减少病毒的传播机会, 保护更多人的健康。这既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同时, 我们也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增强公众对传染病的认知和责任意识。自觉, 是一种美德, 也是一种公德。



子, 写模糊的梦, 写记不了几天的日记。重看这些文字时, 有时觉得太过稚嫩, 有时觉得不愧是我, 不论怎样总能想起那个写作的当下, 自己的心情。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年过三十我就经常走到客厅却忘了要干吗。最近愈发感到要把手头的事依次处理, 清理一下大脑缓存。写作不仅能把一闪而过的念头捕捉下来, 以免遗忘, 也能为自己建造一个回忆的空间, 在彼时彼刻与当下的自己对话。我的公众号欢迎词是“阅读与写作, 可以缓解孤独”。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 自觉

孟繁强

某个早晨, 睁开睡眼, 就见被子上多了一件厚厚的棉袄。我一阵惊喜, 翻来覆去摸着时, 母亲来到了床前, 看见她红红的眼睛, 才知道她几乎一宿未睡。母亲说: “冷空气来了, 昨晚赶了出来。”说着, 让我穿上试试。左端详右端详, 好久才说: “做得大一点了。今年穿嫌大, 明年穿就正好了, 第二年穿虽小点却还能穿, 再穿不下就给弟弟穿。”看着我新棉袄上身, 母亲满脸的皱纹笑成了一朵盛开的

## 七夕会

一年里, 每个人都能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老板的话, 简单却真挚, 让我深受感动。

离开炒粉店, 夜色已深, 我们踏上归途,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知道, 无论我走到哪里, 那份对家乡的思念, 对炒粉的眷恋, 都会像一盏明灯, 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心底还藏着一个愿望, 那就是让我的患者们, 也能有机会品尝到来自江西, 特别是我的家乡那独具一格、风味绝佳

的炒粉。新年的钟声响起, 我默默地许下了新年心愿——愿每一个人, 都能有机会品味到这份“嗦粉”的幸福。

日里的一次踏雪寻梅触发了沈心工的灵感, 他将七个音符编成一句七言诗“独揽梅花扫腊雪”。学生们借助谐音, 结合形象一下子就铭记在心, 而且唱起歌来也更加自然协调。

沈心工一生创作乐歌一百八十首, 其中不少是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 比如《黄河》《从军歌》等, 激昂慷慨, 充满正气, 在当时广为传唱, 风靡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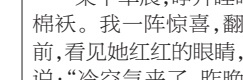
“心工”的寓意, 不言而喻, 就是用心创作, 用心传授。沈心工所创作传授的不是没有生命的曲谱, 不是没有温度的歌词, 他以炽热的情怀, 将音乐与时代、与社会、与民众紧紧贴在一起。良工心苦, 正如梅花香自苦寒来, 若不是超越常人的锐意探索 and 执着坚守, 又怎能荆棘中开辟一条音乐教育的新路?

艺术无界限, 诗歌、绘画和音乐本就相通。“独揽梅花扫腊雪”, 看似简简单单七个字, 却蕴藏着诗人的文采、画家的格局和音乐家的灵感, 更包含着大师孜孜以求精雕细琢的一颗匠心。

儿时, 我长得比较快, 母亲只好把哥穿的棉袄给我穿。哥与我相差十岁, 他的棉袄穿在我身上空空荡荡的, 刺骨的寒风由上向下嗖嗖直灌, 冷得我浑身打颤。那年头, 一般家庭孩子多, 一件新衣总要穿几个孩子。老大穿小了给老二, 老二穿不下了给老三; 脏了洗, 破了补, 洗洗补补, 一年到头了。有一句民谚叫“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就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记忆中, 童年很少穿新棉袄。开春后, 母亲会把我的棉袄拆洗掉, 把疙疙瘩瘩的旧棉花归拢到一起, 晒个“大太阳”。遇到穿街走巷“弹棉花”的人, 就让其“弹一弹”翻新。初冬时刻, 母亲会抽空为我缝棉袄。礼拜天, 母亲叫来对门的老裁缝, 按照我的身材把哥的棉袄衣片改小后, 将家里的两张台子拼起来, 把我的棉袄衣片铺展平整, 把里外对翻。换了面子颜色虽然有些粗糙, 不均, 比不上全新的, 但看上去也有七八成新的了。母亲在衣片和夹里之间摊上重新弹过的蓬松的棉花, 我也当帮手, 学着将棉花扯松、拉平, 均匀摊开。没多久, 我们的手上、头发上、眼睫毛上都粘了不少棉絮。母亲最后把衣片覆盖到棉花上, 将前襟、后背、袖子背对背上下对齐捏好, 留出领口处, 用线缝上几针固定好摊匀的棉花和衣片。晚上, 她坐在一把吱吱嘎嘎的竹椅上, 守着一盏昏黄的灯, 戴上老花眼镜, 一遍又一遍地抿着线头, 试图引线穿针。那小小的针眼, 一下、两下、三下, 曾经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今却那么困难。一旁的我见状赶紧过去, 从母亲手中接过, 把线的一端拧细捻尖, 一下子穿过了针孔。母亲欣慰地笑了。棉袄比较厚, 缝针不容易穿透, 母亲在食指上套上了顶针箍。巧手上下翻飞, 一针一线, 将爱意注入密集的针脚。做完功课的我不时帮母亲递剪刀、送尺子、穿针线。母亲缝着缝着就停下来直起腰捶捶胸、伸伸腰, 让我帮她敲敲背。我忙不迭放下手中的书本, 用两只小拳头在母亲背上一阵猛敲, 只听到她说: “惬意, 惬意。”但母亲眼神中终是夹着疲惫, 缝针不时扎到自己布满褶皱的手, 不一会儿, 我竟听见了她的打鼾声。她的头渐渐垂了下来, 身上披着的是件单薄的旧棉袄, 还有几只“补丁”。这一幕, 触动着我幼小的心灵, 印刻进了脑海。

某个早晨, 睁开睡眼, 就见被子上多了一件厚厚的棉袄。我一阵惊喜, 翻来覆去摸着时, 母亲来到了床前, 看见她红红的眼睛, 才知道她几乎一宿未睡。母亲说: “冷空气来了, 昨晚赶了出来。”说着, 让我穿上试试。左端详右端详, 好久才说: “做得大一点了。今年穿嫌大, 明年穿就正好了, 第二年穿虽小点却还能穿, 再穿不下就给弟弟穿。”看着我新棉袄上身, 母亲满脸的皱纹笑成了一朵盛开的



穿上新棉袄的日子总是怕弄脏了它, 晚上临睡前总要抚摸一遍, 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头上。入睡了还多看上几眼才美滋滋地睡去, 梦中都笑醒几趟。转眼间, 母亲离开我已三十多年了, 但每逢冬天, 那灯下“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的一幕, 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 缝进棉袄里的爱

陈建兴